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語絲

第四卷第一期至第一三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66 7216
16/4 21617

絲語

本訂合期三一第至期一第卷四第

语丝合订本第四册目录

凡 例

(一) 本册目录以人为纲；下列篇目，人名排列以姓氏笔画为序。
(二) 篇目下所列括弧内的字数，上指语丝卷期，下指卷期页数。

人

一封信用……………(五·二七)

Y

S 民众主义与天才……………(二〇·二)

大

杰 E. Cneill 的新作……………(二·三八)

天

行 中秋 一……………(一·一二)

中秋 二……………(三·二七)

侨韩琐谈

十二 朝鲜汉字谜……………(七·九)

十三 龙喜泳春……………(八·七)

十四 韩国时代「各官房结代钱册」

语丝合订本第四册目录

祖宗积弱……………(一〇·一三)

白 薇 革命神的受难……………(三·二七)

冬 芬

读「谈虎集」……………(七·二七)

江绍原

小品……………(一·一七)

衣 萍

海上通信……………(一·四七)

过年……………(三·一五)

……………(四·二三)

吊品青		(五·二五)
过年		(六·五)
牛诗一首		(八·一七)
旧书新序		(一〇·三五)
病中随笔		(三·三五)
仲芸		(二·一九)
小诗三首		(二·一九)
朱霞		(五·一五)
伟大的微笑		(五·一五)
亦光		(六·二)
再生以后		(七·一五)
沈美镇		(八·三)
南居印象三则		(三·一)
秀水		(九·三三)
姑恶与姑啊		(一·四)

孟诗根		(二·四三)
关于樵歌		(二·四三)
秉壁		(四·五)
深院		(四·五)
侍栊		(八·二)
万物之声与诗人		(八·二)
季廉		(三·四三)
通信		(三·四三)
林语堂		(二·九)
哈第论死生与上帝		(二·九)
萨天师语录		(二·五)
论静思与空谈		(三·一)
郁达夫		(一·一五)
哈提翁的意见零拾		(三·二)
哈提翁为什么不写戏剧		(三·二)
风光		(二·三)
关于「无常」		(二·三)
建人		(二·三)

论求婚·····	(六·一)
民族的衰颓·····	(一·二三)
阻滞进步的旧习惯堆积之危害 ·····	(一三·九)
岂明	
花束序·····	(三·一)
关于失恋·····	(五·一)
「三二八」的死者·····	(五·三七)
新年通信·····	(八·三九)
勉之等	
补救世道文件四种·····	(三·四三)
徐霞村	
利各的思想·····	(六·二七)
徐鹤林	
鸭·····	(六·三三)
野战病院·····	(九·二七)
高明	
寡妇·····	(一〇·三一)

许钦文	
杨秋音·····	(一·二三)
「幻象的残象」前记·····	(九·三七)
「回家」三版后记·····	(一·三九)
鬼白·····	(一三·一三)
陈醉云	
海滨的秋宵·····	(一·三三)
楚人	
蜀东民歌·····	(四·三七)
野人	
野言·····	(六·三三)
陈仙泉等	
通信·····	(七·三九)
萍江	
通信·····	(七·四二)
陈道希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尔书·····	(九·一)
瘦莲	

某报剪注	·····	(六·四五)
寿子	·····	(六·四五)
通信	·····	(一〇·四三)
骚	·····	(一〇·四三)
十日糊记	·····	(三·一九)
绿漪	·····	(三·一九)
我们的秋天	·····	(二·二二)
·····	·····	(三·二五)
翟永坤	·····	(二·二二)
拷问	·····	(二·二二)
鲁迅	·····	(二·二二)
在钟楼上	·····	(二·二二)
小杂感	·····	(一·三九)
信州杂记	·····	(二·二二)
关于知识阶级	·····	(四·二一)
卢梭与胃口	·····	(四·二七)
谈所谓「大内档案」	·····	(七·二)
「醉眼」中的朦胧	·····	(二·二)

刘复	·····	(三·五)
东抄西袭之十二·十三	·····	(三·五)
杂览之十四·十五	·····	(五·七)
林则徐照会瑛珅荆国王公文	·····	(九·二一)
潘达仁	·····	(八·四三)
关于「睡庙求医」	·····	(八·四三)
废名	·····	(九·一七)
无题之十四	·····	(九·一七)
无题之十五	·····	(一〇·二五)
上红花山	·····	(二·九)
镜如	·····	(二·九)
来信	·····	(二·四五)
随感录	·····	(二·四五)
七八 雅片祭灶考 岂明	·····	(二·三三)
七九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	(二·三三)
野人	·····	(二·三七)
八三 吊与贺 鲁迅	·····	(三·三五)
八四 无题 金仲芸	·····	(三·三七)

八五	丙和甲 季廉		(三·四〇)
	什么主义能祸中国呢？ 建人		(四·三)
	小杂感补遗 川岛		(四·三三)
八七	文学和出汗 鲁迅		(五·三五)
八八	发之一考察 岂明		(六·三七)
八九	圣教大会 张介		(六·四二)
九〇	麻痺和刺激 周建人		(七·三)
九一	文艺和革命 鲁迅		(七·三六)
九二	禁止标点符号		(七·三五)
九三	拟预言 楮冠		(七·三六)
九四	「是的，沙漠在这里！」 真人		(八·三五)
九五	罪人 岂明		(九·四一)

九六	女子的文字 岂明		(九·四二)
九七	爆竹 岂明		(九·四三)
九八	奇文集 白木		(一〇·三九)
九九	天国考 白木		(一〇·三九)
一〇〇	南京去 洛卿		(一〇·四〇)
一〇一	女革命 岂明		(一一·四一)
一〇二	说北京 某青年		(一一·四二)
一〇三	这里的世界 芳草		(一二·四四)
一〇四	这里的世界 芳草		(一三·三九)
一〇五	一样的肉麻 溢		(一三·四一)
一〇六	民众的娱乐是什么 梅川		(一三·四三)

中華郵政局立券的報紙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絲語

期一第卷四第

啓事一

本刊開張以來已歷三年貨真價實，四遠馳名。爲答報主顧諸君盛意起見，特自四卷一號起，擴充內容，改良形式，紙張印刷，力求美觀，價目亦略加提高，改訂如左：

零售

門售六分
外埠七分（連郵）

訂閱

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八角
國外半年加郵八角全年一元五

注意

凡已定閱及在陰歷年內定閱者概不加價

啓事二

本刊因在北京出版有困難，以後委託上海北新書局發行；又因北京北新書局所存語絲定戶清冊業被封鎖，請以前定閱本刊諸君，將定單及通信地址寄交上海新閘路仁濟里北新書局以便續寄，外來投稿，在社址未定之前，暫請寄交上海北新書局收轉，又一四一以後，一五四以前各期語絲，亦一時難以取出，凡有漏寄者，待重印後補寄

語

絲

(第四卷
第一號)

在鐘樓上

魯迅

中秋一

天行

哈提翁之意見零拾

郁達夫

小品

江紹原

楊秋音

許欽文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小雜感

魯迅

姑惡與姑啊

秀水

海上通信

衣萍

徵求民間故事

二，凡民間流傳的故事，如神鬼故事，名人故事，呆女婿故事，及其他一切趣事等，不論已經古人記錄與否，皆所歡迎。

二，凡已經記錄者須注明出處，未經記錄者須注明流傳的地點，如有土言俗語，請加注釋。

三，記述故事，請用明白淺顯的語言，如實寫出，勿點染增益以失其真。

四，凡經錄用之稿，酌送現金，書券或民間故事集。

五，來件請寄上海新聞路仁濟里北新書局編輯所林蘭收。

在鐘樓上

魯迅

——夜記之一——

也還是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K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麼？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

「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麼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沈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彷彿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面保持着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麼？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這時我又想，在這里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都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怨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却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

關於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

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裏裝飯喫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拼命，却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只對於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致是說他「死板」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許並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祕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不過當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

慚愧。

語料 第四卷 第一期

四

然而這優待室却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喫的，牠就喫，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裏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彷彿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于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却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爲然，我們以爲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慨自被供在大鐘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爲教授，學生以我爲先生，廣州人以我爲「外江佬」，孤子特立，無從

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 Ma-ha-tan (統統) 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Hie-he-he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為屋外的電燈幾乎 Ma-ha-t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Tu-na-ma 了。」于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目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却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却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Tiu。故 Tiu-hei 二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

而也就無欣感，無寢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却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胆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裏，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喫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却是「三廉」，不中喫